

上訴案第 779/2015 號

上訴人：A (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判決書

在初級法院的刑事訴訟卷宗上訴人 A 因觸犯一項『吸毒罪』、『搶劫罪』、『贓物罪』、『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信任之濫用罪』，上述刑罰競合，被判處 5 年 6 個月徒刑之單一刑罰。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已於 2015 年 2 月 19 日服滿了 2/3 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 PLC-041-12-2-A 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 2015 年 7 月 31 日作出批示，否決上訴人的假釋申請。

對此，上訴人 A 表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且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

1. 透過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庭法官 閣下於 2015 年 7 月 31 日所作之批示，否決了上訴人之假釋申釋。
2. 假釋的形式要件指的是被判刑者服刑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服刑六個月；實習要件則指在綜合分析了被判刑者的整體情況，並且考慮到犯罪的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的需要後，法院在判刑者回歸社會以及假釋對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的影響兩方面均

形成了有利於被判刑者的判斷。

3. 綜觀上訴人在服刑期間的表現及心態，可以得知上訴人的人格及心理素質在被判刑後確實有向良好的方向進行轉變，且具備了重返社會的能力。
4. 誠然，即使上訴人曾有單次之違規行為，但亦不能以此抹殺上訴人一直在獄中行為良好的表現，應對上訴人之行為作出綜合的考慮。
5. 並且，雖然上訴人因多次犯罪而被判實際履行徒刑，無疑其犯罪行為對社會及對其本身以至其家庭均產生極為負面的影響，但是，我們不可忘記，上訴人之前種種被非價的行為，已恰當地被尊敬的初級法院法官在量刑時充分地作出考慮。
6. 上訴人之前所犯之罪行雖然涉及毒品犯罪，但上訴人在獄中已成功戒除毒癮，並且承諾在出獄後不會再接觸毒品。
7. 在社會重返方面，上訴人無論在工作、回饋社會及家庭等方面，亦已作好積極的準備，包括在出獄後將會與母親居住，亦已有明確的工作路向，找到自己的信仰，盡兒子應有的責任照顧母親，足見其重返社會之決心及能力，並且將能以負責任之方式生活。
8. 而且，上訴人之母親亦表示上訴人經過這幾年的獄中生活得到成長，變得成熟。上訴人母親對其之愛及關懷，相信可以協助上訴人以負責任的方式和態度重新開始新生活。
9. 故此，可以從上訴人的實際行為及悔改之心得知上訴人經過是次教訓，肯定不會再作出不法行為，足以證明在特別預防方面已對上訴人產生了應有及正面之效果。
10. 關於一般預防方面，對一名犯罪者以實際徒刑(剝奪人身自由)

作為處罰且立即執行的嚴厲性來說，已對公眾產生了極大影響，使社會大眾均知道觸犯有關罪行所導致之後果嚴重，將來定必不敢實施相關之罪行，對於預防相類似的犯罪已起阻嚇作用。

11. 另外，對於透過刑罰重新建立被犯罪破壞之法律制度之有效性及權威性的目的這方面，是需要從被判刑者在服刑期間的人格轉變及重返社會的能力上作考慮。
12. 對於假釋亦要判斷上訴人提早釋放會否對社會公眾屬難以接受方面，基於上訴人人格及心理素質的良好改變，加上現時社會對更新人士的接納程度逐漸提高，相信在上訴人有正面轉變下，社會大眾亦樂見上訴人回歸社會並作出貢獻。
13. 因此只要被判刑者的人格及心理素質在被判刑後有進行轉變，給予假釋是不會動搖社會大眾對法律秩序的信心及影響社會安寧，反之更能讓其提早重新接觸社會，更快地適應。
14. 從另一方面，由於上訴人在犯罪特別預防方面所表現的有利因素，因此有必要在犯罪的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的兩個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不能過於要求一般預防的作用而忽視了特別預防情節作用，而使人們產生“嚴重罪行不能假釋”的錯誤印象。而且，這也不符合刑法所追求的刑罰目的。
15. 同時，假釋並非刑罰的終結，只是給予上訴人提早重返社會的機會，以便其更快、更好地適應社會。
16. 綜上所述，基於上訴人符合了刑法典第 56 條規定假釋之所有形式及實質要件，應給予其假釋之機會，因此請求尊敬的合議庭判處本上訴理由成立，廢止刑事起訴法庭法官 閣下於 2015 年 7 月 31 日作出不給予上訴人假釋之決定，並裁定批准假釋。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¹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以下法律意見
(全文載於案卷第 229-230 頁，此處視為全文轉錄)²：

¹ 其葡文內容：

1. a sua libertação antecipada colocará em risco 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paz social.
2. Consequentemente, o recluso não estão reunidas as condições do art. 56 para que o arguido beneficie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3. Pelo exposto, considerando infundado o recurso interposto, o qual deve ser rejeitado.

² 其葡文全文內容如下：

Entendemos que não deve ser reconhecida razão ao recorrente A, por não estarem preenchidos os pressupostos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força do art.º 56 n.º 1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pende da co-existência de pressupostos de natureza formal e material.

É considerado como pressuposto formal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e o condenado tenha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seis meses. Já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barca a ponderação global da situação do condenado à vista da necessidade da prevenção geral e prevenção especial, sendo a pena de prisão objecto de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ando resultar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condenado em termos da aceitável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e d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Neste sentido, 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unca é feita pela lei com carácter automático, ou seja, não é obrigatório aplicá-la mesmo estando preenchido o pressuposto formal, tendo de mostrar-se satisfeito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pesar de o recorrente satisfazer em absoluto o pressuposto de natureza formal, tendo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seis meses, não vemos uma conclusão paralela em relação ao pressuposto material previsto artº 56 nº 1 do C.P.M..

In casu, face ao comportamento e à vida prisional do recorrente, foi dado parecer desfavorável pelo Director do E.P.M.. Pois, o registo da punição disciplinar que ao recorrente foi imputada no dia 21/11/2014.

Por outro lado, a natureza e gravidade dos actos criminais cometidos são sempre partes dos elementos de consideração que o Tribunal a quo tem de curar, quer na fase de julgamento, quer na decisão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In casu,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a gravidade dos crimes de tráfico de droga, roubo, consumo de droga e receptação, cometidos pelo recorrente e a sua personalidade, pesando ainda, a análise de todos os elementos do caso concreto e a realidade social de Macua, o seu comportamento em reclusão em termos globais, concluímos que até ao momento existem razões para crer que a libertação antecipada do recorrente irá por em causa a confiança da comunidade no sistema jurídico e, consequentemente, provocar impacto social negativo,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º 56 n.º 1 do C.P.M..

Pelo exposto, concordando com a digna resposta do M.P. à motivação do recurso, não enxergamos conclusão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para lhe conceder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não se entender que as condições em que o recorrente se encontra ecoem no disposto n.º art.º 56

本院接受 A 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審閱了案卷，並召開了評議會，經表決，合議庭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 在初級法院的刑事訴訟卷宗上訴人 A 因觸犯一項『吸毒罪』、『搶劫罪』、『贓物罪』、『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信任之濫用罪』，上述刑罰競合，被判處 5 年 6 個月徒刑之單一刑罰。
- 上訴人將於 2016 年 12 月 19 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 2015 年 2 月 19 日服滿了 2/3 刑期。
- 監獄方面於 2015 年 7 月 9 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 A 同意接受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 2015 年 7 月 31 日的批示，否決了對 A 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

nº 1 do C.P.M..

Termos em que deve ser julgado improcedente o presente recurso.

第 56 條的規定。

讓我們分析這些上訴理由。

我們知道，《刑法典》所規定的假釋制度是基於 1886 年《刑法典》所沿襲的十九世紀中期從歐洲發展起來的刑事法律制度。³ 它體現了實現刑罰的目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尤其是在預防犯罪方面的功能起到積極作用。今天的假釋制度亦從單純考慮特別預防發展到具有綜合特別及一般預防的要求的相對完整的制度。

《刑法典》第 56 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³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 531; 參見馬克昌主編《刑罰通論》，武漢出版社，2000 年，第 636-638 頁。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 Figueiredo Dias 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⁴

那麼，我們看看。

從其獄中的表現來看，上訴人入獄後，曾參與獄中的小學回歸教育課程及樓層清潔職業培訓，此外，亦參與車房職訓。2014 年 6 月 3 日因違規而被科處在普通囚室作隔離 5 日並剝奪放風的權利 2 日，其車房職訓亦因此被終止。一方面，上訴人在獄中的總體表現被評定為一般，另一方面，雖然監獄技術人員建議給與假釋，但是監獄領導方面給出不建議提前釋放的意見。

我們仍然覺得上訴人基於其所犯的罪行的嚴重性，尤其是觸犯了販毒罪以及從 15 歲開始就有吸毒的習慣得情節來說，雖然在 18 歲時成功戒毒，我們需要更多地時間來觀察上訴人的人格的完整塑造，正如被上訴決定所擔心的，對其能否在出獄之後遵守社會規範，誠實做人，不再犯罪等存有疑問。因此，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尚不能完全顯示出對他的提前釋放有利的結論。

既使不考慮這些，單從我們必須同意的在預防犯罪以及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考慮方面的論述來考慮，被上訴決定亦應予以維持。

我們一直認為，囚犯的犯罪後的表現，尤其是在服刑期間在主觀意

⁴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識方面的演變情況顯示出有利的徵兆，亦不是當然地等同於假釋出獄後不會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危害。這不單取決於其本人的主觀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考慮這類罪犯的假釋所引起的消極社會效果，假釋決定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

而從上訴人所犯罪的嚴重性來看，尤其是在以毒品方面的犯罪以及設計多項犯罪行為而顯示的“反社會”人格，在一般犯罪預防方面就有著更高、更嚴格的要求，也就是說對此類販毒行為在足以使公眾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夠接受此類犯罪之前，提前釋放只是對社會、法律秩序帶來另外一次嚴重的衝擊。這就決定了法院還不能作出假釋的決定。

因此，我們認為上訴人還不具備所有的假釋條件，其上訴理由不能成立，而否決假釋的決定應予以維持。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決定判處 A 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的決定。

本案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支付，並應繳納 3 個計算單位的司法稅。

確定委任辯護人的代理費 1500 澳門元，由上訴人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5 年 9 月 24 日

(裁判書製作法官) 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司徒民正

(第二助審法官) 陳廣勝